

明日天涯路茫茫

追憶五○年代的留學經驗

●馮啓人

留學之門開了空隙

大到二十世紀中期的國共內戰，共軍得力於一波波國民黨將領的陣前起義，使中共的力量能勢如破竹地伸入到長江以南。等到淮海、平津、遼瀋三大大戰役結束後，可說是江山業已底定。蔣介石臨危離開重慶的情景，在戰爭史上可算是一個最高統帥難得有的歷險記。而三大戰役中高級將領或戰或降，昔日驍勇善戰，至此都無法逃過陣亡或被俘的厄運。戰俘營裡滿地星斗，留下了自黃埔建軍以來最慘痛的一頁。一直到整個大陸變色，共軍

兵臨大海，在沒有海空軍的支援下，台灣海峽頓時成了天塹，數十萬軍民輾轉於途，從此妻離子散，天人永隔。這一場權力的鬥爭，留下了多少人間的血淚史。挫敗之後的國民黨，在台灣雖然得到了一個喘息的機會，但仍然處於風雨飄搖的困境。二戰期間的盟友美國在此危急存亡之秋，落井下石地發表了「對華政策白皮書」。明白指出西太平洋這條圍堵共黨的防線，並沒有台灣在內。因此即使逃到台灣，擺脫了在大陸時擠兌、搶購、學潮的夢魘，仍不免人心惶惶而岌岌不可終日。

真正撥烏雲而見天日的還是翌年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爆發的韓戰，美國毫無憚忌地畫下了楚河漢界，置台灣防務於星條旗下。在 Pax Americana 的保護傘下，從此生聚教訓再圖中興大業，更能在安定下創造出台灣的「經濟奇蹟」，扮演了一陣子「亞洲四條龍」之一的角色。而九〇年代的末期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對台灣的傷害尚不及幾次巨大的颱風。夙夜匪懈未竟其功的大概只有當時我們確曾相信及期待過的「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但二年期至，並無反攻的跡象。

而另一次世界大戰的影子也越行越遠。當我讀完大三，「畢業、服役、就業」的人生規劃即開始在腦中浮現。台灣這蕞爾小島，畢竟發展的機會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不但年輕人想外出闖天下，即使帶了「萬貫家財」的人，也會有坐吃山空之隱憂，隨政府撤退來的一大批公務員，都在胼手胝足中等待一個充滿了未知數的明天。軍中的士氣陰違莫測，不過維持一支六十萬大軍及政府的支出，必須依賴大陸帶出的一批黃金外匯而不可，這是非常邏輯的推斷。（至於李登輝所宣稱「那批黃金美鈔，早於撤退時沉入黃浦江去了」，此語是否屬實，只有等到李蒙主恩召到天國去與當年押運黃金外匯來台的吳嵩慶將軍對質，才能等到證實。）多年之後，筆者在美國重逢昔日在台大的張姓同學，談起他身居中將軍長的父親，當年率軍來台之初，部隊裡薪餉往往不能按時而發，士氣低落的事實。據他說蔣介

石曾約集將級以上軍官訓話，飭令在場憲兵拘捕在場任何對糧餉發給，言有微詞的軍官。所以縱使來台時帶有儲備金，也不敢輕易動用，誰能預測「來日方長」會拖延到什麼日子。

政局雖然安定下來，但人心即使沒有浮動，卻也不免缺乏信心，受到衝擊最大的莫過於年輕的知識分子。鎖國政策讓他們對前途看不到一絲曙光。大家都在盤算著如何突破這環境所加予的枷鎖。曾經代表政府出席世界道德重整大會的某一年輕代表，出國門後便中途開了小差，滯留國外不歸。諷刺的是當年黑名單上的人物，數十年後風水輪流轉，回到台灣如今又成了新朝中炙手可熱的人物。

另一「出」路便是出國留學，在五〇年代這曾經是莘莘學子夢寐以求，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在那些年代裡，外匯在政府的嚴格管制之下，即使出身富有，到銀行結匯這一關牽涉到政府法令問題，誰也無法逾越，僅存

的一線希望是于斌樞機主教，自美國各天主教大學募得每年二百名的獎學金給台灣學生出國深造，頓時間芸芸眾（女）生對天主教趨之若鶩。望彌撒唯恐落後半步，在胸前劃十字架唯恐指法不夠純熟。而主其事的美籍毛神父，也就立即成為家喻戶曉的人間上帝了。至於男生因受限於服兵役這一門檻，而政府又一時無意徵召他們去盡國民天職，只得靜觀待變。

一九五三年夏，緊閉的留學之門突然開了一道空隙。那年教育部突然一新耳目地舉辦了一次獎學金留學考試，事情發生得有些突然，也有些蹊蹺。應考及錄取的人不多，中南部地區的學生幾乎全缺，這似乎證實了當時的傳說，此一開風氣之先的留學，是為某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政要的公子量衣裁身的政策。以後到鳳山接受軍訓時才發現這一批准留學生，居然大多數是「社會賢達」，包含以後傑出的外交家陸以正大使，曾任

職台北火車站站長等。輩分最高的是東北的一位關性「耆宿」(同學錄中顯示當時他已四十五歲)。我與政大校長室主秘陸景武算是兩根二十開外的幼苗，真是琳瑯滿目。

明日天涯膽怯挑戰

悄悄地報考時，我還是大三的學生，考完後便置諸腦後到金門去參加救國團主辦的暑期軍中服務。那些年頭舉國上下都在克難中度日，像這麼幾支以娛樂為主的勞軍隊伍，竟然連一把伴奏唱歌的吉他也沒有。全憑年輕人的精力與歌聲，與金門前線士兵載歌載舞。對長年生活在最前線的士兵，終日面對一片黃土、泥屋、操練，這批年輕學生帶去的歌聲與土風舞，未嘗不是單調生活中的一種調劑。以後有了大專兵，勞軍的素質不得不提高層次，於是勞軍這一重任自然而然地傳交給歌星、電影明星等的專業影藝人員了。我們的勞軍服務僅止於

「當我們同在一起，你看著我笑嘻嘻，我對著你笑哈哈」而已。在金門我們這批滿腔熱情與活力的學生，經過幾星期的「革命洗禮」後，個個變得又黑又俏，回首當年整裝待發在高雄碼頭上人頭鑽動，瀰漫著歡送鞭炮煙硝的情景，記憶猶新，只是數十年一晃而過，但回憶起來還是無比的甜蜜。

八月中旬我們結束了階段性的勞軍任務，再度踏上登陸艦，旗正飄飄地走上歸途。船抵馬公下錨過夜。那是個月明星稀的夜晚，大夥兒登岸找個茶坊來洗滌月來的辛勞。在欲知故鄉事的驅使下，大家搶閱著過時的中央日報，喧嚷聲中突然傳來「獎學金留學考試放榜，名單中有×××，是不是同名同姓？」我將信將疑地接過報紙，希望(不是同名同姓)大於驚喜。報端所載顯示那天正是七夕，我的生日。但這喜訊沒有帶來任何「震撼」，大夥兒瞬即在一番叫囂的談笑聲

中沉寂了下來。回到登陸艇各就各位墜入睡鄉！
大在登陸艦的統艙裡，躺著枕藉有序的熟睡同學們，望著渾黃的燈光，靜聽著此起彼落的鼾聲，空氣有幾分窒息沉滯。為了鬆弛起伏的思緒，再度回到甲板上，月已西斜，倚著舷欄凝視著水波不興的浩瀚海洋，不知何時已不知不覺地罩上一層輕紗，如薄霧一樣地令人迷惘。出國求學畢竟是人生一大轉折，茫亂心事中，首先惦念起的是身陷大陸的父母親。當時中共在大陸土改業已結束。間接傳來的消息是家中遭受到空前的變故，家破人亡之餘，倖存的雙親僅由照顧我多年的二哥單挑重任。原本就不喜背井離鄉的我，此番要遠行到半個地球外的美國，空間上由一水之隔變為重洋相阻，很難使我有「明日巴山道，秋山又幾重」那種瀟灑的心情，加上那時的出國，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認為是一條單行道。即使沒有凌雲志，也希

望這是一條不歸路。私付以自己有限的條件，走上這條明日天涯路真是漫漫茫茫，不知是喜？是憂？前程即使因此陽光普照，但達到終點之前，對二十開外的青年多少都是一令人膽怯的挑戰。

這種徬徨的心情，待回到徐州街台大第四宿舍後，便開始了一段眷戀這環境的心情。二年來我靠窗的那張床正面對著成功中學，晏午時上完法文課回到寢室，總會聽到對街操場裡的降旗典禮，一隻大鼓（那時台灣的中學裡，沒有學校供養得起一支遊行的樂隊 Marching band，馳名遐邇的一女中樂隊，恐怕也未萌芽，知道美國 Philip Sousa 的人更不多），總是咚咚而起，無力地指揮著學生們齊唱「江海滔滔，山嶽崇高，中華自古為世之雄，毋自暴自棄，務自抱自雄，光我民族促進大同，創業維艱，先烈建民國，守成不易，死後責任重，同心同德，同一標幟，青天白日滿地紅」。

，偶而並傳來潘振球校長那濃厚浙江口音的訓話。這首不滿百字的歌詞，對十幾歲的中學生而言，他們懂得什麼「守成不易，死後責任重」。更諷刺的是當年接受這種精神教育，天天高唱「創業維艱，先烈建民國」的，也正是如今力倡「去中國化」的當權派。但當時對我的鼓舞卻起了很大的作用。軍中服務回校後仍值暑假，降旗的歌聲沒有，但「毋自暴自棄，務自抱自雄」的歌詞仍不時蕩漾在腦中。留學考試通過之後，我已是個準留學生，要到國外去「鍍金」的特出份子。因此在出國前的那半年裡信心十足，縱無「橫眉冷眼千夫指」的氣魄，但還是「俯首甘為孺子牛」地借了室友的腳踏車，約了心儀已久的一位經濟系學妹到總統府前的三軍球場，看了一場七虎隊對抗菲律賓歸僑的籃球賽。算是「少年未留白」，雖然不敢兩人共乘一車，感覺上還是為此「成就」沾沾自喜。

留學之旅跨出首步

「留學」之旅，終於在一個驕陽當頭的早上跨出了第一步……辦理申請護照。當時國難方殷，政府不得不因陋就簡，因此坐落在中山南路現址的教育部房舍便不怎麼搶眼，門禁也不森嚴，令人不解的卻是在門口設了一個「傳達室」之類的狹隘的木屋（神似台大法學院門口的警衛室），朝街一面的窗口坐著一位不知是當朝的幾品官，他的椅子特別高，讓來訪的人必須仰首對話，十足有幾份下情上達來遞狀子的模樣。那時候的政府有一個上下一體奉行的陋習。那便是上班開始先由下女（按今日較貼切的稱呼應是服務員同志）沖茶，人各一杯，接著眾辦事人員埋頭看報，一間辦公廳倒像是個閱報室。那天到了教育部大門，這位先生正在關心國事。我之出現只讓他輕瞟了一眼，不經意地一句「什麼事？」未待我的回答，他

已回首於報紙字行之間，筆者當時從未進過中央部會的衙門。不過年紀雖輕，「世故」讓我知道這些場合是沒有火冒三丈的餘地。只好將就等他忙碌過頭再行商議。如此這般地初嘗「艱辛」一番之後，國慶日過後我們這一批准留學生，按時抵達陸軍官校落髮從軍受訓。

陸軍官校為接待我們這一批寵兒，在操場司令台正前方搭了一幢活動房屋為營房。人數不多只一個中隊。待我們被整編就緒，才發現是一支雜牌軍隊，年齡差距自二十一歲至四十五歲不等，且背景懸殊：記者、公務員、正牌學生、社會賢達一應俱全，權貴子弟兼而有之。報章上的報導我們是在官校接受為期三個月的預備軍士訓練，因為老少同隊，軍隊裡的一些嚴格要求，班長們也只好彈性處理。但開訓的那一天，校長羅友倫中將還是蒞臨主持。在廣大的操場裡一切行禮如儀，還對我們做了一番「領袖

、責任、榮譽」的訓勉之詞。當天的羅將軍足登長靴，紅光滿臉，英姿煥發，他訓話的聲音鏗鏘有力，令人欽仰不已。這一中隊的老爺兵，由於背景的特殊。特權雖然沒有，但仔細觀察，派來輔導我們的軍官，殆無疑義地是經過一番甄選的。三位班長大概都是官校二十四期的傑出學生，總隊長、政治部主任等肩上的梅花未幾都變成了星星，而校長羅有倫更為政府倚重，官拜憲兵、聯勤總司令等職。受訓期間開的笑話則更是令人忍俊不已。結業之前有一場「戰場心理」測驗，我們全副武裝在鐵絲網下面臨迎擊的子彈匍匐爬行一百公尺，隊中的「耆宿」關老爺爬行了一半便在地上按兵不動了。一時我們都大為緊張，以為是「友軍」的槍彈誤擊而掛了彩，最後才發現是力不從心的結果。在軍校經過了百日的「磨練」後，大家便各奔前程，投向充滿著希望的明天。

為了這一次的遠行，諸好友特別在中山北路三條通一位省級處長公館裡舉行了一個舞會。並非「歡送」只是借題發揮「以親芳澤」而已。當時社會風氣不是十分開放，女生對於追求他們的男生稱之為「死鬼」的年代。跳舞是唯一能打破「男女授受不親」的方法。否則只能等待集體郊遊了。男女之間只「可望不可即」。等到行程接近的日子，一對在金華女中學的汪姓姊妹花（家教的學生），在南京西路二十號她們家中，又辦了一次舞會，那時狂抓舞、搖頭舞等都還未上市，所用的音樂都是幾首足以令人側目的手水舞「急得爬」（Jitterbug）。另外二首慢步的音樂便是「田納西華爾茲」（Tennessee Waltz）及「交換舞伴」（Changing Partners）。Patti Page 把它唱得如怨如訴，聽之令人情緒十分低落，尤其是我即將與眾好友分別，不免心中有幾分黯然神傷之感。到底在這裡我度過了近千多個無憂無慮激情的日子。一旦言

去，自然對這溫柔鄉眷戀了起來。舞終人散回到宿舍後，首先討論的是令人羨慕的室友邵定康，他一旦下了舞池，旁邊的人只有圍觀的餘地，修長的身材，英俊的長相，怎麼可能以後守身如玉做了一輩子「最有價值的單身貴族」。室友們繼則檢討手段高人一等的同學，在幽暗的燈光裡上下其手的特技，這些餘興讓這股低落的情緒沖淡了許多。等到兩項議題一旦結束，已是雞鳴早看天的時候了，如此的陳年往事讓年輕一輩看起來已是十分落伍的行為了。

年輕人畢竟富於創新，啟程的那天，幾位朋友在宿舍的膳廳裡，舉行了一「惜別早餐會」。十來張五×七的卡片，畫了一些簡單的圖畫加上一幅對聯，裁成兩半後，每人先抽得半張卡片，再與另一半置於棹上的卡片，按對聯入座。那天我抽到了圓月的一半，上書「千里共嬋娟」，自然我找到另一半圓月，上書「但願人長久」。

期待矛盾接受磨練

實在是一個別創一格，很有格調的聚會。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日是生命中真正的分水嶺的日子，我提了一隻簡單的箱子踏上征途。當時擔任台大代聯會主席的好友劉南大概以「社團活動」的名義，神通廣大地借到了校車，載著我及眾好友們前往基隆港。我不顧大熱天氣穿了那條從救濟衣服排隊得來的毛質褲子，感到十分體面。那條褲子在第四宿舍裡，幾個好朋友都曾借用去充過場面。好在那時的學生腰圍都不相上下，至於長短便只好將就點了。好像有年輕人的地方必有說不完的故事。一時間笑聲、歌聲融成一片，大夥兒談呀說的把送行的氣氛沖淡了不少。那一天的送行，眾好漢無人因「另有要公」，通通到齊。點將錄中有才智過人的葛氏兄弟，待人敦厚的胖娃，親密戰友老邵（篤信

沉默是金），小同胞橫掃千軍的老牛，高射砲（只因他暗暗戀上了一位高班女生），情聖（他的情書洋洋灑灑務求達到嘔血之作），以及「不堪回首」（她的三圍之標準足以壓倒群芳，只是面貌未達沉魚落雁之境）。在台灣的唯一親人當時在美國新聞處擔任翻譯的大哥大嫂及小侄，也隨車到場躬逢其盛。一時間基隆港冠蓋雲集，又熱又鬧，大概只略遜於二年前（一九五一年）歡迎自南韓返國之反共義士。

這一趟的北基道上，我內心卻充滿了一「期待」與「矛盾」。在那些年代裡有機會跳出台灣那個孤島，負笈海外去面臨挑戰，接受磨練是任何年輕人的理想。一旦出了國門，大概都有一「壯士此去兮不復還」的念頭。在車裡環顧周圍一張張熟悉的臉孔，如今都將成為記憶。大學生活原本就是一個人的精華歲月，尤其是窮困的環境中培養了我樂天知命的性格。快樂

的音符盪漾在每日的生活裡，往事縈迴在腦際揮之而不去。如今遠去，後會必遙不可期，不自制地頓起眷戀之情。尤其是我學得了一口只有下江人說的「三子」（啥子、格老子、龜兒子）的四川話，在校時便趕上風尚，令我沒有落伍之感。

校車戛然地停了下來。望著窗外黑紅色的「希望之船」渝勝輪，靜靜地停泊在基隆港內。心中頓時激起片刻的雀躍。這艘龐然大物，曾經在五〇年代成為成千上百位年輕學子「希望」的象徵，扮演過多少次載運留學生橫越太平洋的光榮任務。「珍重再珍重」，麻木地握完所有送行者的手後，依依不捨地登上輪船，揮手自茲去，路長情更長。約莫五時光景，船身開始蠕動啟行了，沒有震耳欲聾的長鳴汽笛聲，更沒有五彩繽紛的飛舞紙帶，只有岸上送行親友們不斷的揮手與呼喊的祝福。俯望著那一張張熱情的臉孔，適才北基道上校車裡的

笑聲、歌聲再度縈繞耳際，明日天涯路茫茫，我心中開始沉重了起來。他（她）們的影子，慢慢地在視線裡模糊了起來，基隆市也漸漸地隱退到海平線上，最後消失在夕陽的餘暉裡。此情此景讓我回想起李白送別孟浩然在黃鶴樓面對長江，曾有「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的詩句，只是此時我心境沒有那麼逸緻，也沒有李白那樣豁達。遠行的我此際情緒陷入前所未有的沉重。「往事」「前景」，思前顧後，真是心緒撩亂如柳絮，悠悠夢裡無處尋。再回頭已是天涯浪跡憶舊遊，故人生死各千秋的退隱之年了。

渝勝輪不屬「愛之船」(Love Boat)「等級，沒有佳餚美酒，更沒有衣扣鬆解到肚臍，手執麥克風的刺蝟頭族，連喊帶跳地在舞台上煽動起聽眾們如原始民族的狂熱。同行十八人大多數已過「而立」及「不惑」之年，在航程的大多數日子裡，「社會賢達

們深居簡出地在自己的小天地裡韜光養晦。在這種各自為政的情況下，使這次十八天的太平洋之行平淡無味。啟航的當晚大夥人在大廳裡舉行了一個初識的交誼會。沒有任何娛樂節目，只胸懷壯志地誓言「今日帶走了國家多少外匯，他日學成榮歸故國，務必悉數帶回」，愛國情操可嘉。只是總數大微不足道，筆者當時僅身懷二百美元，私付這個誓言帶來的壓力不至不大，十八天的航程留下的記憶並不怎麼美麗而印象深刻，原先希望的海天一色，水波不興的美景從未出現。連海鷗低翔相隨的畫面也不曾出現過。唯一的一個夜晚，突然雲開天霽，皓月當空。但置身浩瀚的海洋裡，四周卻是一片漆黑，連月光也都顯得黯然失色。這種幽暗令人感到特別孤單與恐懼。

萬般滋味湧上心頭

如此朝來晦雨晚來風地在並非十

分平靜的太平洋上，一個晴空萬里的早上，海平線上突然隱隱約約地出現了一塊冉冉上昇的陸地。維多利亞港及西雅圖相繼在期待中由點而面，由模糊而清晰地呈現在眼前了。海灣內但見白帆點點，載浮載沉地悠悠於微波萬頃的蔚藍天空下。五十年前的西雅圖，沒有高樓大廈，這景色給初抵美國的異鄉客無比的寧靜與安詳的感覺。我突然想起了蘇東坡赤壁賦裡的詩句，只遺憾此時未能為初識美國的良辰美景，留下一些美麗的記敘。巨輪慢慢地靠岸，十八人從此各奔前程，結束了這一段橫越太平洋之旅。在船上大家曾煞有其事地推舉了抵美後的聯絡人，但一旦跨下甲板之後，彼此在他可買（Tacoma）碼頭上握別，便互祝珍重各奔前程了，從此音訊杳然。唯有任職於教育部的小同鄉曾振兄抵美後，在芝加哥及華府兩度見面。以後參加國建會，在台北敘舊，彼此都為世事變幻，不勝唏噓。筆者如

今退隱鄉居？生活體力都起了極大的變化，清晨四更時分，斗室孤燈下，細數往事，益感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如畫似的西雅圖內灣的美景，在目不暇給中慢慢地消失了，下午船抵華盛頓州的他可買（Tacoma）市，結束了橫跨太平洋之旅。也許過久了離家的日子，驟然間置身在一個什麼都很生疏的國度裡，熟悉的語言聽不見了，商店的陳設是那般地井井有條，此時思鄉的心情特別強烈。在台灣的好友葛氏弟兄、胖娃、老邵、高射砲、老牛……一張張熟悉的面孔不斷地在腦中浮現。我想起了輕快的採蓮謠，綺麗的長城謠，如今在這風馳電掣的國度裡，那裡再能找到我生命中最早記憶的古道邊的長亭？何時再能聽到晚風拂柳中的悠揚殘笛聲？那年那月，再能回到我的故鄉見到我的爹娘？生命中我珍惜的一切從此都將與我越走越遠，我開始質疑在人生道路中，我們所追求的果真要付出如此沉重

的代價？如今踏上美國的土地，我卻是萬般滋味在心頭！

我們一行只十八人，行李又不多，入關手續很快就辦完了。因各有不同的目的地，暮色蒼茫中大家分道揚鑣，聚似浮萍散似煙地各奔前程去了。那天在餐廳裡的一頓「最初晚餐」，卻是令人印象深刻。昏暗的燈光此時對我們是產生不出情調的，只見進進出出的不是黃髮拂肩，兩眼深邃碧藍，便是「只見兩眼不見人」的少數民族。這使我聯想起在家鄉城隍廟裡，城隍爺殿下辦事的無常、矮鬼（又稱七爺、八爺），如今活生生地穿梭在顧客之間，豈不是真正的「活見鬼」了。而暗中窺視鄰棹顧客，刀叉鏗鏘中大啖血淋淋的牛肉，更是思之令人餘悸猶存，這大概是生平中第一次我有一「非我族類」的人種意識。

晚間十時許，登上灰狗公司南下的長途汽車，靠窗坐定未久後，即來了一位全身黑服的紳士，一頂黑色圓

帽子下架著一付金邊眼鏡，一付神職人員的打扮。特別引起我興趣的是他兩邊耳際的兩根小辮子，當他正襟危坐時天下太平，但他一旦左顧右盼時，兩根辮子便隨勢飛起，使我頓生危機意識，生怕此「鞭」打到我的面頰。著實緊張了一陣。多年之後才知道這是出自正宗猶太教子弟的打扮，留美第一天可說是驚奇不斷。

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窗外一片漆黑，無法窺看窗外的景色，也沒人可以聊天消磨時光。我極力地回想這一年來生活的變幻與多樣。尤其感念補習班裡那位服務於華南銀行的何姓學生，上完最後一課後，她在中山南路國語禮拜堂後側的腳踏車棚裡，遞給我一個信封，未待我好奇的發問，一聲祝福後便跨上她的鐵馬，飛似地奔向冷清的中山北路，街燈並不明亮，只看到她的身影慢慢地消失在黑夜裡，這突如其來的事令我不知如何反應。信步走回徐州街的宿舍，燈下

赫然看到信封內二百元美鈔及一張小紙片：「老師：祝福你，前程萬里，力求上進」。這簡短的十幾字裡蘊藏了多少勗勉與期望，心頭一陣陣的溫暖，令人畢生難忘。此後的求學途中，不管環境有多困難，使我從未有「改換跑道」的念頭，全工半讀足足經歷了十年寒窗勤苦讀的磨練。一九八一年回台執教，數度電詢華南銀行查詢她的下落，人事室只簡短告以「已於二十多年前移民加拿大」。伊人已去，如今只希望她能奇蹟似地看到這一篇文章，讓五十年前雪中送炭所帶給我的溫馨，重現人間。

車子在黑夜裡貫穿了華盛頓、奧力崗及半個加州，次日晌午時分到達了久聞其名的舊金山。這個城市非如想像中的通都大邑，在美國的都市中僅排第十六位。沒有熙來攘往的人群，五〇年代也未見櫛比的摩天大樓，一片清靜與秋涼的天氣，使過客有心曠神怡之感。因為隨身的一件行李輕

便，原想提著這個小箱子瀏覽市區一番，但步行經市場街（Market St），突然發現對街的公車站上一位金髮披肩的少婦，一襲淺藍色的秋裝，身段高低有序，十分楚楚動人，令人感到洋人並不怎麼可怕。使我不知不覺地改變了原意，由「觀察市容」改變為「欣賞雕塑」，洋人也不再像城隍爺殿下的差役。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為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

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